

武英殿本“清六通”刊竣时间新考*

韩 李 良

内容摘要:“清六通”曾经武英殿“刊版颁行”,这是清代武英殿刻书史上的一件大事。但其具体刊印于何时,却无明文记载。后世虽众说纷纭,但都认为是在乾隆年间刊竣。然前贤意见与殿本“清六通”书中内容多有抵牾。更关键的是,殿本“清六通”书中已避嘉庆讳,说明其在乾隆时并未刊竣。通过进一步考察殿本“清六通”卷首所附武英殿修书处刊刻“清六通”职名表,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藏相关内府刻书档案,可考证出“清六通”刊刻工作基本上都是在嘉庆年间完成的。

关键词:“清六通” 武英殿本刊刻时间 内府刻书档案

清乾隆时续纂“三通”,修成《续文献通考》《续通典》《续通志》《清朝文献通考》《清朝通典》《清朝通志》六书。之后,它们被抄入《四库全书》,又经武英殿刊版颁行。这不仅是古代政书纂修^①,也是武英殿刻书史上的一件大事。但武英殿本“清六通”(以下简称“殿本”)刊竣于何时,却无明文记载,以致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,以便深化对清代刻书史,特别是武英殿刻书等相关议题的认识。

一、殿本“清六通”刊刻时间旧说考辨

殿本“清六通”刊刻时间,学界意见虽不一(详表1),但都认为应刊于乾隆年间。但细审各说,除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(以下简称“《善目》”)所载有

* 本文系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“清代晋人五经类著述研究”(2019W019)、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“经学笔记文献考索”(20200107)阶段性研究成果。

① 以上六书中《续通志》有列传,属别史,非政书。但以上六书多并称“清六通”(前三书合称“续三通”,后三书合称“清三通”),故此处泛称为“政书”。

可能是殿本《续通志》开始刊刻时间外,其余都不准确。依次考辨如下。

表 1 殿本“清六通”刊刻时间诸说简表

	《续文献通考》	《续通典》	《续通志》	《清朝文献通考》	《清朝通志》	《清朝通典》
《故宫所藏殿本书目》 ^①	乾隆年刊本	乾隆年刊本	乾隆年刊本	乾隆年刊本	乾隆年刊本	乾隆年刊本
《清代殿板书目》 ^②	乾隆十二年奉敕纂,三十七年刻	乾隆三十二年奉敕纂刻	乾隆十二年奉敕纂,三十七年刻	乾隆十二年奉敕纂,三十七年刻	乾隆三十三年〔二〕年奉敕纂刻	乾隆三十三年〔二〕年奉敕纂刻
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 ^③	清乾隆四十九年武英殿刻本	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刻本	清乾隆五十年武英殿刻本	清乾隆武英殿刻本	清乾隆武英殿刻本	清乾隆武英殿刻本

殿本《续文献通考》的刊刻时间,从表 1 可知有乾隆年刊、乾隆三十七年(1772)及四十九年三说。但这三说与殿本《续文献通考》书中内容皆有抵牾。

首先,《续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所立类目“皆参诸《四库全书》而于马(《考》)稍为变通”,而“辽金元明四代之书,亦悉据《四库全书》按次编录”^④。这些行为只能发生在乾隆三十八年“四库馆”开之后。也就是说,《续文献通考》成书必晚于三十八年,又怎能有乾隆三十七年刻本?

①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编:《故宫所藏殿本书目》卷二,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排印,1933 年。

②殿本“清六通”刊刻时间,陶湘 1933 年辑《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》指出殿本《续文献通考》为乾隆三十七年刊,其余皆为乾隆年刊。之后,陶氏 1936 年辑《清代殿板书目》中对其观点有所修改,表 1 采用即后者(陶湘编:《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》,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印行,1933 年;陶湘编,宴水勇校点:《清代殿板书目》,辽宁教育出版社,2000 年,第 83 页)。

③《善目》所载殿本“续三通”刊刻时间,与后者书前提要所署时间相同,两者间应非巧合(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·史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1 年,第 33、1110、1114、1127 页)。

④嵇璜等:《续文献通考》卷一四一《经籍考》小序,清武英殿刻本,天津图书馆藏。“马”后“考”字,据浙江官书局本《续文献通考》补。除此殿本外,还曾核验过国家图书馆藏殿本《清朝文献通考》一部(善本书号:10067),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殿本《续通典》一部(典藏号:X/373.091/2314),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殿本《续通典》一部(索书号:4428),殿本“清三通”各一部(索书号:4426、4429、4398)。下文引各书殿本者,若非必要,不再出注。

其次,《续文献通考》在乾隆四十七年二月时已开始缮写刊刻^①。故《善目》所载“乾隆四十九年”并非其开始刊刻时间。殿本《续文献通考》卷首附有“武英殿修书处刊刻续三通诸臣职名”(以下简称“刊刻续三通职名表”),首行衔名即“和硕仪亲王臣永璇”。考永璇进封亲王是嘉庆四年(1799)正月^②。也就是说,殿本《续文献通考》刊刻已持续至嘉庆四年,故《善目》所载亦非其刊竣时间,而《故宫所藏殿本书目》将其刊刻系于乾隆年间也不妥。

殿本《续通典》刊刻时间,从表1可知有乾隆四十八年与乾隆年刊两说。这两说与该书卷首所附两份职名表抵牾。其卷首“三通馆职名表”中,曹文植官职为“经筵讲官户部右侍郎兼管顺天府府尹事务”。曹氏任此职在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至五十年五月间^③。也就是说,殿本《续通典》的刊刻不可能早于四十九年。此外,该书卷首附“刊刻续三通职名表”与殿本《续文献通考》同,也证实前者刊竣最早也是在嘉庆四年。故乾隆四十八年与乾隆年刊两说皆不准确。

殿本《续通志》刊刻时间,从表1知有乾隆三十七年、乾隆五十年与乾隆年刊三说。然《续通志》于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才告竣^④,怎可能有乾隆三十七年刻本?其成书后,依三通馆例应开始缮写刊刻,故乾隆五十年有可能是其开始刊刻时间。同理,《续通志》所附“刊刻续三通职名表”与上述《续通典》等一致,可证其在乾隆时也没有完成刊刻。所以,将其笼统记为乾隆年刊本也不妥。

至于“清三通”刊刻时间,除《清代殿板书目》著录《清朝文献通考》为乾隆三十七年刻之外,其余都笼统记为乾隆年刊。但《清朝文献通考》直至乾隆五十年时尚“未依限办竣”^⑤,又怎能刻于三十七年?且殿本“清三通”卷首附有“武英殿修书处刊刻皇朝三通诸臣职名”(以下简称“刊刻清三通职名表”),其中永璇衔名亦作“和硕仪亲王”。这说明殿本“清三通”与殿本“续三通”一样,最早只能刊竣于嘉庆四年。所以,将殿本“清三通”记为乾隆年刻本同样不妥。

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7年,第1519页。

②赵尔巽等:《清史稿》卷二二一,中华书局,1977年,第9093页。

③曹振鏞等:《先文敏公行状》,曹文植:《石鼓砚斋文钞》卷末,《清代诗文集汇编》第387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0年,第188-194页。

④《军机大臣奏查核各馆依限完竣及逾限未完各书情形片》,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,第1864-1865页。此折亦见王钟翰:《清三通纂修考》,收入氏著《清史杂考》,中华书局,1963年,第220页。

⑤王钟翰:《清三通纂修考》,第220页。

除上所述外,殿本“清六通”避讳至嘉庆,也是其未于乾隆时刊竣的有力证据。如殿本《清朝文献通考》中:

《春秋三传同异考》一卷。吴陈炎撰。陈炎字宝崖,钱塘人。

《四书反身录》六卷《续补》一卷。李禹撰。禹字中孚^①

吴陈琰的“琰”改作“炎”,李颙的“颙”皆改作“禹”。殿本《续文献通考》中“颙”则缺末两笔,“琰”字右旁下“火”字作“又”^②。以上种种足以证明殿本“清六通”是在嘉庆时刊竣。

二、殿本“清六通”刊竣的时间

上文已证实殿本“清六通”应刊竣于嘉庆时,但毫无疑问的是,其刊刻应始于乾隆年间。相关内府档案可证明《续文献通考》最晚在乾隆四十七年二月时开始缮写刊刻^③,“清三通”至迟在乾隆五十三年二月时开始缮写清本以便武英殿刊行^④。《续通典》《续通志》的记载虽未见,但其早于“清三通”成书,开始刊刻理应早于后者^⑤。

殿本“清六通”刊竣的记载虽无法找到,但若能确定两份刊刻职名表产生时间,实质上也就确认了殿本“清六通”刊竣的大致时间。我们从两份职名表中选取了不同馆职的五人(见表2),对其官职变迁予以考察来确定职名表产生时间。

①嵇璜等:《清朝文献通考》卷二一五、二一七,清武英殿刻本,国家图书馆藏(善本书号:10067)。

②嵇璜等:《续文献通考》卷一七〇“柳琰”、卷一九五“叶颙”,清武英殿刻本,天津图书馆藏。

③乾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,军机大臣所奏“纂办全竣现在缮写刊刻各书单”载有《续文献通考》(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,第1519页),知其此时已进入缮写刊刻。这是目前所见“续三通”进入缮写刊刻最早的档案。

④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初二日,三通馆移会典籍厅“前经本馆奏明皇朝三通全书缮写四分归入四库空函,并缮交武英殿刊刻颁行,照例咨取供事十二名到馆,一体上紧赶办”云云(详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纂修四库全书档案》,第2116页)。可知三通馆此时正赶办缮写“清三通”清本事宜,以便武英殿刊刻颁行。这说明“清六通”此时应已全部进入缮写刊刻阶段。

⑤嘉庆八年七月初十日永璘等奏“数年以来,摆办聚珍书籍及校刻《续通典》《杜诗年表》等书”云云(详翁连溪:《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》广陵书社,2007年,第430页)。可知《续通典》刊刻工作应大部分是在嘉庆时进行。《续通志》等五书又多晚于《续通典》成书,推论其余五书刊刻情况或与《续通典》相同。

表2 殿本“清六通”所附刊刻职名表内容对照简表

姓名	馆职	“武英殿修书处刊刻续三通诸臣职名”所署官职	“武英殿修书处刊刻皇朝三通诸臣职名”所署官职
庆桂	总理	经筵讲官太子太傅领侍卫大臣大学士世袭轻车都尉	经筵讲官太子太师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世袭骑都尉
英和	总裁	经筵讲官工部左侍郎兼左翼总兵官	经筵讲官户部左侍郎兼左翼总兵官
玉麟	总裁	经筵讲官吏部左侍郎提督安徽学政	无
陈希曾	总裁	无	户部右侍郎管理钱法堂事务署吏部左侍郎
王宗诚	提调	詹事府詹事提督山东学政	无

庆桂任“刊刻续三通职名表”所载官职在嘉庆十一年(1806)十一月至十四年正月,任“刊刻清三通职名表”所载官职在嘉庆十四年正月至十七年正月间^①;英和任“刊刻续三通职名表”所载官职在嘉庆十一年七月至十三年六月,任“刊刻清三通职名表”所载官职在嘉庆十五年至十七年五月^②;玉麟任“刊刻续三通职名表”所载官职在嘉庆十二年六月至十四年六月^③;陈希曾任“刊刻清三通职名表”所载官职在嘉庆十六年七月至十七年五月间^④;王宗诚任“刊刻续三通职名表”所载官职在嘉庆十二年八月至十三年二月^⑤。

将以上五人在馆时间取交集,可确定“刊刻续三通职名表”产生于嘉庆十二年八月至十三年二月间,“刊刻清三通职名表”产生于嘉庆十六年七月

①王钟翰点校:《清史列传》卷二七《庆桂传》,中华书局,2016年,第2094-2095页;《清仁宗实录》卷一七一,中华书局,1986年,第230页。但以上两书中皆无庆桂“世袭轻车都尉”的记载,应是祖荫。

②英和:《恩福堂笔记诗钞年谱》,北京古籍出版社,1991年,第350、357、367、369、373页;《清仁宗实录》卷九七,第303页。

③《清仁宗实录》卷一八四、卷二一三,第427、856页;王钟翰点校:《清史列传》卷三四《玉麟传》,第2678-2679页。

④《清仁宗实录》卷二三三、卷二四三、卷二四六、卷二五七、卷二六二,第139、274、318、470-471、550页。

⑤王钟翰点校:《清史列传》卷三七《王宗诚传》,第2877-2878页;《清仁宗实录》卷一八四、卷一九二,第427、540页。

至十七年正月间^①。这两个时间也就是殿本“续三通”与“清三通”刊竣的大致时间。我们找到两条与之有关的内府刻书档案,可以验证这个结论。

众所周知,殿版书刊竣后,依例会刷印陈设、颁赏等本。后者刷印完成时间与其刊竣时间较为接近^②。嘉庆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,佐领延福等奏“嘉庆十三年三月十九日,准都虞司咨开,据武英殿修书处移称:本处现在有应行带往盛京恭贮……续《通典》《通考》《通志》各二部。”^③这证实带往盛京的陈设本在十三年三月前已刷印完毕,与上文所得结论并不冲突。

此外,嘉庆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,永璇等因乾隆《圣训》校刊告成,奏请刷印并为馆臣议叙时云“可否照上届《皇朝三通》书成之例,给予议叙”^④。足证殿本“清三通”在此之前已刊竣,也与上文所得结论吻合。

综上所述,武英殿本“清六通”刊刻虽始于乾隆年间,但刊刻工作基本上应是在嘉庆年间进行,并非如之前学者认为是刊于乾隆时。其中,武英殿本“续三通”在嘉庆十二年八月至十三年二月间刊竣,武英殿本“清三通”在嘉庆十六年七月至十七年正月间刊竣。

【作者简介】韩李良,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讲师。研究方向:版本目录学及清代经学史。

①“刊刻续三通职名表”总理一职有朱珪,但其已于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卒,“刊刻续三通职名表”及“刊刻清三通职名表”总裁中皆有戴衢亨,但其已于嘉庆十六年四月卒。这两人皆是追署。

②翁连溪:《清代内府刻书研究》,故宫出版社,2013年,第328-331页。

③翁连溪:《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》,第450页。

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:《奏为圣训校刻告成请议叙有功人员等》,嘉庆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,档案号:03-2159-016。